

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 
精品创作工程

中国作家协会  
重点扶持作品

# 农民的 眼睛

Yongmin De  
Yanjing

苗秀侠◎著

# 眼睛



AR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 
精品创作工程

中国作家协会  
重点扶持作品

# 农民的眼睛

*Nongmin De Yanjing*

苗秀侠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的眼睛/苗秀侠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4.9  
(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精品创作工程)

ISBN 978-7-5396-5135-4

I. ①农… II. ①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7185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出版统筹:朱寒冬 何健

责任编辑:何健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---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63533889

印制: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(0551)63813778

---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7.75 字数:240千字

版次: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6.0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 
精品创作工程



组委会

主任：陈田

委员：陈田 季宇 吴雪 王章好 王艳 江枫 许辉

编委会

总监：吴雪

主编：许辉

委员：吴雪 许辉 何世华 唐先田 段儒东 赵凯

特约编辑：祝越 余同友 匡妙妙 刘文婷

# 目 录

- 第一章 找故事 001
- 第二章 大农庄 004
- 第三章 大农庄的手艺人 007
- 第四章 出门的人 015
- 第五章 我说说我 019
- 第六章 1975年的我 028
- 第七章 农大花 039
- 第八章 给你捋一捋老侃娘的事 045
- 第九章 到庄上走走 053
- 第十章 老财迷的财迷相 058
- 第十一章 老财迷2010年的大哭 063
- 第十二章 关于买火化证那件事 072
- 第十三章 叫我咋张开口说 082
- 第十四章 大农庄的江湖 087
- 第十五章 我一天的活 095
- 第十六章 去胡三娃家吃饭那档子事 103
- 第十七章 八脚生了癣疙瘩 110

- 第十八章 八脚家的事 119
- 第十九章 农大花回到庄上 129
- 第二十章 农点子唱大鼓 138
- 第二十一章 又要说说我 152
- 第二十二章 农伟在大农庄的折腾 159
- 第二十三章 八脚拴根绳把自己送水里了 175
- 第二十四章 2010年的冬天 191
- 第二十五章 挪孝 199
- 第二十六章 农伟和他的龙居山庄 211
- 第二十七章 田田会所 223
- 第二十八章 娘们场 229
- 第二十九章 荒冬长腊月 237
- 第三十章 二杆子的保卫战 242
- 第三十一章 老财迷的麦地最肥 257
- 第三十二章 村官断家务 270

## 第一章

# 找故事

你是来俺庄找故事的？

各庄都有各庄的故事，俺庄的故事不多，不过，说出来，也够你听三天三夜的。

你想打听点啥？一百个小脚女人的故事？听着稀罕。你要找到咱茨河县的一百个小脚女人，要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？我哩个乖乖，你咋想到这一出的？小脚女人她们都经过解放前，多多少少都有故事的。不过，也都是平常的女人，能有多出彩的故事？就算有故事，小脚女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啊。你以前弄啥去了？以前你咋不写小脚女人？我小的时候，大农庄裹小脚的女人多了去了。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，哪个女人不裹小脚，就嫁不出去。

我想想，俺大农庄还有几个裹小脚的，东一队的老侃娘还在世，是大农庄脚最小的女人。以前老侃的爹一打她，她就撇着嘴在井沿边哭哭啼啼，诉说她的脚如何小，她娘在她六岁时就用两丈长的裹脚布把她的脚给缠住了，从此她的脚就停留在六岁时的模样。她嫁到大农庄时，老侃的爹别的不问，伸手从轿帘下面去摸她的脚。“像椿叶一样啊，像椿叶一样啊，值啦！”老侃娘哭诉到这里时，腔调就变成老侃爹的腔调了，“老侃爹那个喜欢，声音都是抖动的。想当初俺娘给俺裹脚时，疼得俺三天六后晌没吃饭，叫天喊地的，就是咬着牙不解开，才有了这双小脚。可是，他却打俺，他朝死里打俺，他对得起俺的脚吗？”哭诉到这里时，老侃的爹就出来了，

上前拎着她的左胳膊，像老鹰捉小鸡一样，把她从井沿边拎回家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：“日你小娘，你还不嫌给我丢人，脚小得啥也不能干，就知道哭、哭、哭，你是不是想让大农庄的人都数一数你脸上的麻子有五百还是八百？”

对了对了，老侃的娘是个麻脸，就是鼻凹里有一撮白麻子，哪有老侃爹说的那样邪乎。老侃爹一辈子都嫌弃老侃娘，打骂她是家常便饭。老侃娘每一次挨过打，总要数落老侃爹不珍惜她的脚，数落到最后，就变成老侃爹就是稀罕她的脚，才把她娶回来的。可是，老侃爹到死也不承认，他喜欢过她的脚，他不但不喜欢她椿叶样的小脚，还讨厌她“脚太小，啥都不能干，还一脸的麻子”。

得空，我带你去找老侃的娘？不过，她现在快八十岁了，是俺大农庄的寿星了，早就老年痴呆了，别说让她说故事，她能认出我，就算奇迹了。

不急啊，先听我吹。我又不是卖糖人的，能吹出啥物件？你是干啥的？你写她们的故事有啥用？现在大家都拣有用的活做，你写小脚女人有啥意思？你是咱茨河县文化馆的呀，你不会也是来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吧？那些裹小脚的女人，她们是遗产？前段时间，省电视台的人来过，也是找什么遗产的，把咱县会唱茨河调的人拢一堆唱戏，录下来，说那个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俺庄的农点子会唱茨河调，也被叫去唱了一出。农点子是唱大鼓出身的，他唱茨河调，那是东郭先生吹竽——滥竽充数的。茨河调算得上“非遗”——电视里就这样说的，女人裹小脚也算“非遗”？搞不懂哎。听说“非遗”是要传承的，裹小脚不可能再传承了吧。哈哈。这都哪年哪代了，哪还有女人裹小脚？现在的女人可厉害了，别说是裹小脚，就是给谁穿小鞋，都不愿意。现在流行穿别人的鞋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哭去吧。呵呵，我说话很幽默，你买了鱼自个儿不吃，腥我是吧？我哪里懂幽默啥的，就是在乡下待久了，经的事多了，凡事看开了。

噢，你不是说她们裹脚这件事是“非遗”吧？我还是不大懂。是一种



文化？又扯偏了，有文化的人，谁裹小脚啊。你就是想写一写她们的故事，想出一部书，叫《一百个小脚女人的故事》。明说不就得了，你就是来找故事的，再把故事写成书，是这样吧？我跟你说，一百个小脚女人，可不好找。俺们大农庄一共五个队，将近两千口人，小脚女人一个队还不合一个呢，都哪去了？草鱼跳到沟沿上——死翘翘了呗。

你要急，咱就先去老侃娘那里访访？

啊，你叫我先说庄上的事？不光是小脚女人，还有七七八八庄上的事？那可是线穗子被拉子拉断了，扯出哪一段都是线头子。我就说说我们大农庄。从最前面说起。

## 第二章

## 大农庄

我们大农庄没什么特别,就像大王庄、大张庄、大杨庄一样,都是西淝河湾里趴着的一个个庄子。庄上住的人也没什么特别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或丑或俊,或胖或瘦,或精或傻,清一色的农民,世世代代繁衍生息,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。

硬要找出大农庄特别的一面,就是庄大。大农庄人口最多时有一千八百多口,由东一队、东二队、中队、西一队、西二队五个生产队组成,现在不叫生产队了,叫村民组了。1980年土地到户后,大队和生产队不像以前那样红红火火被村民挂在嘴边上了,村民们种自家的地,睡自家的床,养自家的孩娃,吃自家产的粮食,花自家挣的钱,活在自己的日子里,也算有滋有味。大农庄旁边还有几个庄,是小农庄、前农庄和后农庄,都比大农庄小,有的小一半都不止。在咱茨河县,姓农的都在西淝河湾这几个庄上住着呢。

朝前数,大农庄没出过大人物,也没有什么传奇人物。都说河湾里洼,风水不好。你往北数,亳县的地块,现在叫亳州,出过不少名人,花木兰和华佗这一片人都知道,曹操也知道,戏里净唱他。据老一辈人讲,西淝河湾里这几个姓农的庄子,是由四个姓农的亲弟兄撑起来的。不知哪朝哪代的事了,四个农氏兄弟流落到淝河湾里,其中的老大,走着走着摔了一跤,很生气,朝摔倒自己的地方跺脚,感觉脚下硌得慌,用手一扒,我哩个乖乖,是个坛子,打开一看,满满一坛的银圆。四兄弟朝天跪拜,又见这

一片地方虽然荒凉,却水满地肥,就住了下来,一人占了一片地,做了屋,开了荒,买了牲口,置办了农具,娶妻生子,繁衍后代。老大的庄子叫大农庄,老二的叫小农庄,老三、老四的庄子不用说就是前农庄和后农庄了。多少年了,几个庄子都没有外姓人,都统一姓农。

当然,要说一点没有外姓人也不对,嫁过来的媳妇和招赘过来的女婿,不都是外姓人吗?只不过这些外姓人,一旦和姓农的结婚了,就是农家的人了,他们的姓氏会被忽略不计。养了儿女,就是儿女的爹娘,称呼上变成农具爹、农田娘。总之,进了农家门,生生世世农家人。

这一片姓农的,因为是一个老祖宗养的,无论走到哪里,都是一家人。出了门的闺女,不管是不是一个庄上的,对姓农的人的称呼,都要根据辈分来叫,不能乱喊的,平辈的是哥哥,长一辈的叫叔叔伯伯,长两辈的就是爷,毫不含糊。所以,这一片姓农的人,世世代代没有通婚的。七几年的时候,前农庄的农机跟后农庄的农彩云,在看民兵打靶时认识了,两个人不知怎么产生了男女间的感情,听说是受上海知青自由恋爱的影响。有人给农彩云说婆家,她死活不见面,扬言有心上人了。马上,几个庄的人都知道,农机和农彩云谈恋爱了。姓农的人之间谈恋爱,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两家人如临大敌,其中农彩云的爹反应最强烈,他把农彩云关在屋里,朝死里打,嘴里骂着“丢死八辈祖宗了”。都打累了,农彩云还是要嫁给农机。彩云爹那个气,扔了一把镰刀、一根绳子和一瓶农药,锁了院子门转身离去。农彩云没有上吊也没有抹脖子,她喝了农药。那会子人有想不开的事,就喜欢喝农药。喝了农药的农彩云在院里爬,心里烧得难受,用指头抠嗓子眼。庄上的人从门缝里看,看不下去了,要上前抬彩云到西淝河集卫生院抢救。彩云爹大吼:“都不要动,就当没养她!”最后彩云口吐白沫死了。这事的震撼力很大,方圆多少里路的人,都知道了这件事。从此,再没发生过一起姓农的人要嫁或要娶姓农的人这样的事情。

在大农庄出生的人,不用说,个个都是农民。世代务农说的就是这现

象。西淝河湾里地多，地场又偏，这里的人，没几个想去看外面世界的，安分守己得很。只有二流子才不好好干活，才乱跑呢。六几年的时候，有人去淮北拉煤，知道那里的煤矿需要人，就有人去当了工人，也就几个人而已，大家对下煤窑的工作不上心，觉得危险。不过，贱年的时候，庄上的人外出逃过荒，后来陆续都回庄上了，没回来的只有农学坤，他在东北当了铁路工人。恢复高考后，大农庄脱离农民身份的人多了起来，或者考上了中专，或者考上了大学。陆陆续续地，走出大农庄不再当农民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不单单是考上学跳出了农门，进城打工也能改变身份。进城打工时间长了，见识增长了，就当了小老板，自己不回农村不说，连孩子老婆也都带出去了。大农庄的人口虽然一直增长着，但长住庄上的村民数量却在下降，许多人进了城，就不愿回来了，就成了城里的人了。就算户口不能落在城里，人却不回来了。久而久之，大农庄就剩下一些老年人或半拉子老年人，庄中间的一片空场子，是以前队里的牛屋和住知青的仓库，早倒塌了，有的老人跟儿子分了家，没地儿住，就在庄中间的空场子上盖个小屋，住进去。庄上的老人都朝那里住，小屋盖了一片了，庄上人就把那一片，叫作老人房。老人房盖得很随意，朝西朝东的都有，屋山留门的也有，屋都小，锅台就搭在床边上。按庄上老头老奶的话说，还能活多久，占恁大的地方有啥用？

庄上的好地方都叫儿孙占上了，“楼堂瓦舍，一派金光”，农点子的大鼓书里，一说到富贵人家，就喜欢转这两句文。现在，大农庄也是一派金光了，墙上贴马赛克，屋顶上装琉璃瓦，真是一派金光，金光耀眼了。不过，这些楼房白天耀眼，到晚上，就黑灯瞎火了。为啥？你经常到庄上找故事，该知道呀，没人住，庄子空了呗。

## 第三章

# 大农庄的手艺人

我想跟你说说大农庄的手艺人。

大农庄没啥传奇人物，手艺人倒真不少。

无论哪个庄的人，并不是生下来就会种地，但生在庄上，首先得学会种地。他们也不仅仅会种地，还会其他手艺，像木匠、弹匠、瓦匠、石匠、剃头匠、骗匠、篾匠这样的手艺人，大农庄都有。正应了老辈人挂在嘴上的那句话：“贱年饿不死手艺人。”手艺人也是扎堆的，西一队的人，当瓦匠的特别多，庄上哪家盖房子，都请他们。瓦匠是个统称，其实分工很细的，有专管砌墙的，有和泥的、挑水的，还有给房顶苫草的。早年瓦匠干活没报酬，只管烟茶，不管饭，收工时，各回各家吃，直到上梁的那天，主家才大办一场宴席。进城打工潮兴起以后，西一队有不少人成了包工头，当然，回庄上再盖房子，也跟在城里一样，也有酬劳了。

西二队的木匠多。大农庄哪家盖屋做梁，要请木匠；哪家发嫁闺女、娶儿媳妇，要请木匠；哪家老人做寿材，也要请木匠。木匠比瓦匠的待遇要好，请木匠除了烟茶，还得管吃，顿顿都要有道荤菜。西二队的人，后来进城当装修工的多，当装潢公司小老板的也多，收入超过瓦匠包工头。这说明，到哪会子，木匠的待遇都比瓦匠高，你说是不是？

石匠是中队的农石头，大农庄也就他一个石匠，专门给庄上锻磨的。那会子，一个队有一个磨屋，全庄的人吃面，靠的是大石磨来推，推磨的人，就是自家的劳力。农石头整天忙着在庄上锻磨，这个队磨的磨齿磨平

了,得请他去锻,就站大门口喊:“石头,西一队的磨不快了。”农石头背着家伙头子就去了。石匠锻磨,也没啥报酬,就是管几顿饭,各家吃派饭,一家一家轮着吃,当然比在家吃得好,虽然烧的还是红芋茶,但有好面馍,讲究的人家,还会弄个青椒炒鸡蛋。那时候穷,人就图一张嘴。要是西一队的磨在锻着,西一队的人就跑到西二队的磨屋里去推磨。大石磨是整天不得闲的,人晚上睡了,大石磨还在响,整日整夜都在转动。推磨也是要排队的,人不去排队,拿粮食排。粮食装在葫芦瓢里,放磨屋的窗台上,有红芋片子、大豆、小麦、玉米、秫秫。最少的是麦子。麦子面也叫好面,好面是稀罕物,只有坐月子或者来了客人,才有好面吃。磨什么面就拿什么粮食排队,排到半夜就半夜推磨,排到天明就天明推磨。大家都很自觉,先推好磨的人,回家时就拍另一家的大门,叫喊:“轮到你家啦,起来推磨吧!”睡得再死也要起来,大人人手不够的,就把小孩撵起来推。小孩子困,就哭哭啼啼,扶着磨棍哭着推磨的孩子多了去了。也有懒人家,说不能起来了,朝后排队,让别人先推吧。先推的人家就把懒货家的葫芦瓢朝后挪。大农庄的磨屋八几年的时候彻底没有了,邻近庄上安了打面机,粮食倒上去,一会儿就好了,省事省力,再不要半夜起来推磨了。后来打面机也没有了,镇上有了面粉厂,粮食拉过去,直接换面,更方便了。杂粮也少了,种点杂粮专门喂鸡喂猪,豆子专打豆油,人吃好面,面粉厂只生产好面了。农石头的手艺没有朝后传,家里没谁跟他学锻磨,庄上也没谁跟他学徒,就断了。到现在,大农庄还是农石头一个石匠,他早就不锻磨了,也没那个力气了。

东一、东二两个队,一直就比西一、西二队穷,主要是东边两个队的手艺人不咋样。像大家说的下艺骗匠和剃头匠,就出在东边两个队。东一队的骗匠农家乐,大农庄所有的牲畜都交给他来骗了,猪、牛、羊见了他就躲,躲不掉就叫,所以,只要听到猪叫牛叫羊叫,大家就知道是农家乐来了。农家乐当骗匠的好处是,一生吃了不少蛋子,牛的、猪的、羊的。大农

庄不养马。他家小孩也吃了不少蛋子，他家邻居和亲戚也吃了不少蛋子。当骗匠也没有报酬，要说有，就是白吃牲口的蛋子。那年月人真纯良，干活不计报酬，还觉得挺荣光。不像现在，问个路都得收钱。呵呵，还接着说骗匠农家乐。我就吃过农家乐送的蛋子，是只骚虎羊的大蛋子，用麻叶包着，鲜灵灵的。他得意地提着麻叶包，有几个人拦着讨要，他没给，却把麻叶包给我了。我那时候已经上初中了，有些害羞，但挡不住羊蛋子的诱惑，接过来，红着脸跑到队里的下粉屋里。我远房二叔是下粉屋专门拉风箱的，见我拎着麻叶包跑过来，就从下粉的手里，讨了一坨红芋粉，团巴几下，做成了只粉馍，丢进灶膛里，也把麻叶包一起朝灶膛里丢，马上就有香气飘出来。羊蛋子熟得很快，就着红芋粉馍吃羊蛋子，好吃得舌头都能吞进肚子里。我吃过农家乐送的五只蛋子，三个羊的，两个猪的，就数那次的羊蛋子香。我二叔后来跟我说，农家乐小时候心口疼，疼得在地上打滚，我爹一根银针扎下去，他立刻好了，管到一辈子，心口疼就没再犯过。农家乐是用蛋子来报恩呢。农家乐后来骗牲口也收钱了，他不但一直当骗匠，还发展了种羊业，喂了一头种羊，又肥又大，个头像小牛犊。我们这一片，种羊不说种羊，说苗子羊。农家乐喂苗子羊是无意的，他自家的羊，他忙得忘了骗，长得体壮膘肥，挣断了拴羊绳，跑到西一队，把西一队农生产家的水羊睡了。结果农生产家的水羊，一口气生下十二只小羊羔，全都成活了。农生产高兴啊，抱了一只最肥的小羊羔送给农家乐，还一个劲道谢，说他家苗子羊的种子好。农家乐就干脆喂苗子羊了。他出门时，腰里别着刀，专门去骗别人家的公羊，又一手牵着苗子羊，专门为别人家的水羊下种。所以，他一出门，全庄的人都笑，外庄的人见了他也笑。农家乐很得意，走路都唱戏：“有为王我金殿上观看仔细，殿角下吓坏了王的驸马儿……”

东二队的农大友是剃头匠。剃头匠人人需要，却最没地位，大家当年的眼光就是这样衡量的。而且农大友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歪头，就更让大

家觉得,长得歪瓜裂枣的人只能去给人家剃头。农大友还没老婆,更让大家觉得是没女人肯跟他。大农庄人多,一个庄上的人,都把头交给了农大友。女的不算,那年月,没哪个女的让男的剃头,都是妇女找庄上的女伴剪头,总有巧手的妇女,甘愿当全庄女人的美发师。剃头光算男的,一家有几个男人,无论老少,都算头,一个男的算一个头,每家都论头收钱,一个头一年三块钱。虽然那时候不准买卖,但农大友却可以拿剃头的手艺换钱,他应当是大农庄第一个跟市场经济挂钩的人。所以,从经济上来论,农大友虽然干的是下艺活,却是大农庄的富裕户。农大友剃头,先从东一队开始,剃到西一队,把一个庄的头剃完了,东一队头发胡子长得快的人,又要剃头修面了。农大友一年四季就没闲的时候,但他不用干农活,农活跟头相比,当然头更重要,所以农大友过的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日子,他也成了只会剃头不会干农活的人。他吃的粮食,是用剃头挣来的钱买工分,再拿工分分来的。1980年土地一到户,农大友没学着种地,而是跑到西淝河集上开了理发店,不久口袋就鼓起来了,娶了镇上出生的一个美女,生了一对双胞胎。他很少回大农庄,算是离开庄子成了城镇人的第一批吧。

大农庄其他几个手艺人,按现在的说法,属于小众手艺人。像篾匠农家安,虽然心灵手巧,能用荆条编筐、编粪箕,能用柳条编畚箕,还会扎笤帚,最拿手的是用秫秸篾子编席,却挣不来大钱,都是帮帮忙的活。庄上谁家没筐了,就把荆条割家来,直接送给他,让他编。答谢的方式是多割点荆条,编一个筐,备够两个筐的料。所以农家安的家里,从来不缺荆条筐,他去走亲戚,或者亲戚来他家,他最喜欢送的也是荆条筐。庄上哪家没席子铺床了,就扛一捆秫秸来,让他编席。都是长得又直又粗的秫秸,专门挑出来编席的。农家安把秫秸铺在院子里,用石碾压,直到把秫秸穰子全部压碎,抖掉,光剩下秫秸篾子,就坐院子里用秫篾子编席了。自然,农家安家也是不缺席子铺的。农家安也会用秫秸打箔,家家床上都



要铺箔，铺上再放席子。箔还可以晒粮食，花生、红芋片子、玉米棒子可以直接晒在箔上，大豆、小麦、秫秫要在箔上铺了席子，晒席子上。那会子吃面都是自己推磨，都要淘粮食，晒干了再推，用秫秸篾子席晒粮食最方便。在大农庄，农家安是个备受欢迎的人，也是人缘最好的，庄上人谁见了，都要笑着打招呼。八几年吧，西淝河集市热闹起来，什么东西都有的卖，虽然都是小厂里的东西，但美观又便宜，还经用。席子也多了，有竹编的、塑料编的，筐也有塑料皮编的。有一种花条纹的塑料编织布，家家都买了晒粮食，比秫篾子席经用多了，又大又厚，收粮食时，兜了朝车子上一放，就拉家去了。也很少有人成片地种秫秫了，久而久之，农家安的手艺活就废了。

中队的弹匠农社会，是最早离家远行的人，听说是去了南方，不弹棉花了，弹蚕丝被。以前，不论是在大农庄还是别的庄，请农社会弹棉花的人不多。在西淝河这一片，轧花机老早就有了，许多妇女，自己就会絮棉被，把棉花在轧花机上轧好，背到家里，为儿女嫁娶絮棉被，棉胎上用棉线网成鱼网状，中间再用染红的棉条，摆成一个红囍字，看着就喜庆。弹匠农社会早就入赘到南方做女婿，带老婆孩娃回来过，现在上了年纪，回来得也少了，跟大农庄，就算断了。

大农庄还有一个唱大鼓的农点子，原名叫农四清，是个麻脸，大家就送他外号农点子。从小叫到老，真名叫啥，都没人记得了。在我们这一片，麻子就是点子，叫麻子不好听，叫点子听着顺溜。农点子因为是麻脸，从小家里就担心他媳妇不好说。你想想，谁会跟一个麻子呢？他就跟高大郢的远房表叔学唱大鼓书。十一二岁开始学，十五六岁就出师了，游走了几年回来，带回一个外地媳妇。那媳妇真叫漂亮，据说是被点子哄回来的，应当是被点子的嗓子和唱的故事哄来的。农点子唱的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加上他的一张巧嘴，哄个媳妇回来还不是易如反掌？农点子的媳妇，农忙时下地干活，农闲了就跟着点子外出唱大鼓。本来唱大鼓是